



我們與萬物共生於土地，土地是我們共同的根。我們對土地的職責是守護保育，而不是濫用或據為己有。前漁護署助理署長王福義，一手規劃和建設香港美麗的郊野公園，守護香港的根、守護大自然30年。守護郊野公園，固然是守護土地，守護生態造物，守護水資源，守護城市，守護下一代，更重要的是守護了我們的核心價值……



本是同根生 王福義

現在的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。這一役，隧道出口犧牲了少許郊野公園用地，大約一公頃，我們提出補償方案，在大棠加了四十公頃土地，大棠郊野公園還乘機擴展了。」

「第二個例子是興建從屯門踏石角發電廠到將軍澳的輸電網。漁護署要求高架電纜沿著較迂迴曲折的路線建在郊野公園的山上，以致不會影響獅子山的景觀，這都是要爭取得來的。」

雖然有地產發展商說佔地四成的郊野公園是浪費，是愚蠢，應該改為哥爾夫球場、蓋房子、通道路，但在王福義看來，一步也不能退讓。我們不要忘記，2003年「沙士」的時候，再大再高級的商場都是空蕩蕩的，唯獨郊野公園擠滿了人。何況，郊野公園有非常實際的生態功能，可以減碳、調節微氣候、保留生態樹木，甚至免於霧霾。這個後花園，沒有理由不珍惜。



過去在漁護署工作年間，王福義走遍了香港許多郊野的山頭，假日也是個常見的行山客，但換了個身分，仍是樂此不疲，經常帶領學生穿梭於郊野公園的山林小徑，講解香港郊野公園的由來、發展和保育。熱愛大自然，始終如一；保育大自然，更幾乎是終生的使命。

“其實我們人類是很渺小的，
人類的歷史可能連岩石一層的時間也沒有

在今天的香港，對政府官員的報道，往往較為負面，但翻看一些訪問王福義的文章，大都是很正面的。筆者跟他和學生到郊野公園考察了一天，看見他平易近人，說話總是帶著笑容，又帶點幽默。作為基督徒，信仰讓他知道自己只不過是渺小的受造物，而經常與大自然接觸，人也謙厚起來。

考察的這一天，他就以眼前所見的地貌談到人在歷史時空存在的渺小：「沉積岩上一層層的紋理，都代表著一段段的歷史，每一段歷史都可能上千萬年，其實我們人類是很渺小的，人類的歷史可能連岩石一層的時間也沒有。而沉積岩上每一層都記錄了當時沉積的環境，這好比我們人生的每一階段，都有一些特別的記憶，會留下一些痕跡，這些痕跡可以是一個回憶，也可以是一個遺憾，不論怎樣，過去的事情都會記錄下來。」

“不要把大自然變成壓迫的對象，
或者是取之不盡的超級市場

環境保育是王福義最大的興趣和使命，背後影響他最深的是他的信仰，讓他對保育環境有更深一層的理念與思考，並嘗試把二者結合起來。他花了五年半時間完成了由英國牛津大學頒發的神學學士課程，讀的是「環境神學」，探討聖經和基督徒如何看環境，以及人和環境的關係，他的結論歸納在他的畢業論文。

「我畢業論文的主題是『管家的職份』。聖經認為上帝賦予人在地上作管家的身分，管家有好的，也有壞的；我們要作一個好管家，要保護生態，而不是破壞它。」可以說，他一生都忠心地守住了這個職分。

退休後，他在中文大學念哲學碩士，繼續探討信仰與生態的關係。他從神學角度思想氣候變化、生態環境、人和大自然之間的關係等等問題。他引用兩句古詩說：「人是上帝創造的，大自然也是上帝創造的，所以我們『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』」

王福義現在於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當客座教授，教授「自然保育在香港」、「持續旅遊」等課程，把他對人和大自然的看法以及自己的經驗跟學生分享。「我希望把人和大自然的關係糾正，成為緊密和互相支援的伙伴，而不要把大自然變成壓迫的對象，或者是取之不盡的超級市場。」

“如果當日不做，
可能很多美麗的郊區早已破壞，面目全非了

王福義在大學主修地理，1978年加入漁護署，2008年退休，三十年來與土地郊野結緣，他形容那是相當快樂的日子，「因為能學以致用，讀書時去不到的地方，反而工作的時候能夠去。每一個發展項目我都會親身了解，然後籌劃、設計。」一份工做到老，是興趣，是盡忠，而且退而不休，就是承擔。

有人說，郊野公園是香港的名片。王福義過去曾參與各種學術會議，香港的郊野公園一直是國際推崇的案例。根據2015世界旅業競爭力報告，香港郊野保育面積比例達42%，世界排行第五，是亞洲的首位。早前的亞洲綠色城市排行榜 (Asian Green City Index)，香港與東京同級，居於亞洲前列，人均郊野空間是105平方米，為亞洲水平的兩倍。

香港人引以為傲的郊野公園，王福義從開首就參與其中，不能不記一功。他認為，香港的最大優勢，是規劃得早，「1976年通過法例，1977年開始規劃，1979年已劃定了21個郊野公園。六十年代的郊野，還隨處可見光頭山，當下卻是漫山綠遍。後來有新市鎮的出現，有馬路和很多新建設，慶幸那時把重要的生態地方都劃進了郊野公園範圍，直到今天都能保存得很好。如果當日不做，可能很多美麗的郊區早已破壞，面目全非了。」

規劃得早固然先贏了一仗，但只要「發展」一聲令下，郊野公園的價值恐怕就會被質疑，受到「被消失」的威脅。要守護，同時也是策略地爭取，王福義過去很努力地當這個把關者。

「第一個例子是興建三號幹線。其中一個選擇是整條幹線從大棠郊野公園劃過去，看來是最快捷和省錢的方法，但對環境影響很大。我說，光看圖沒用，帶那些顧問入山，逐寸地行，後來我提議把公路轉為隧道，就是

